

# 情迷连环画

□向萍(重庆)

小时候,最喜欢看连环画,但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。

小街上,有个连环画摊,两条长板凳,搁着几块木板,整整齐齐的连环画,一溜儿摆放着。这些连环画可不是白看的,是要收费的,一分钱一本,比较厚的,还要两分钱一本。

摆摊的中年人腿有点瘸,不爱笑,少言语,时常板着一副苦瓜脸,严肃得让人害怕。他总是稳稳地坐在连环画摊后面,手上晃悠着一根细竹竿,不用起身,就能把摊位上的各种连环画,撬摆得规规矩整,井然有序。

小时候,我非常羡慕他,觉得他好富有,拥有那么多我想看却未能一睹为快的连环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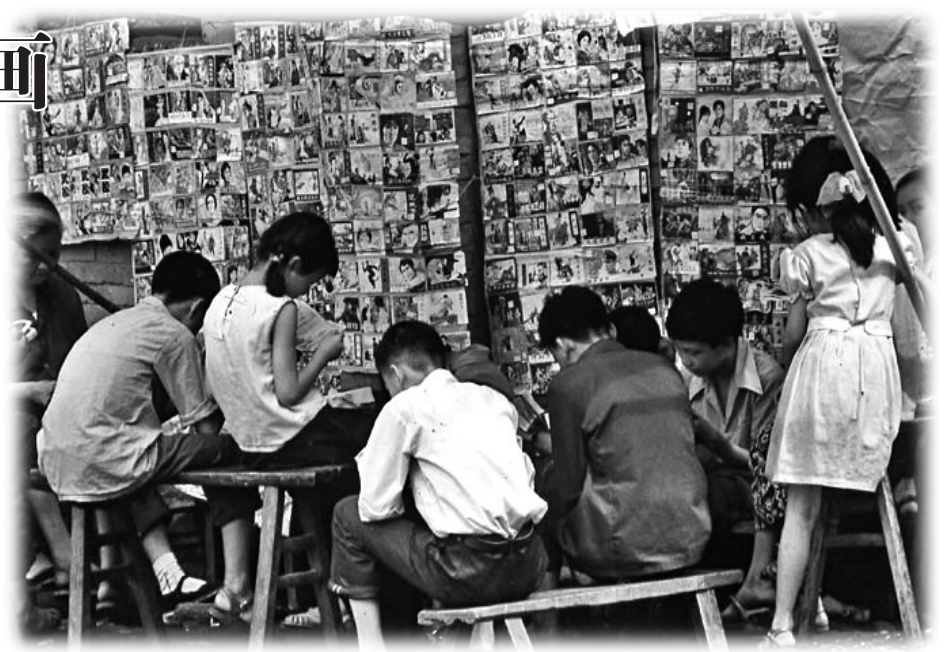
读小学时,我成绩很好,历任多年的班长,是同龄人父母眼里超级羡慕和喜欢的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摆连环画摊的叔叔对我也总是“另眼相待”。每每我蹲在书摊前,伸出小手,怯怯地翻阅,试图过过瘾时,叔叔从来不吼我,任我睁着一双无比饥渴的双眼,在各种连环画上扫描停留。若是其他小伙伴只一味翻看不给钱时,他就会不耐烦地发出低沉的吆喝:“莫翻莫翻,拿钱来,再来看”。

一个夏天的傍晚,我正好路过连环画摊前,突然天色大变,暴雨降临,大豆般密集的雨点,齐刷刷地砸在连环画上……腿脚不方便的叔叔瘸着腿,弓着腰,手忙脚乱,我二话没说,顾不上躲雨,三下五除二,麻利地帮叔叔以最短的时间,把所有连环画收进了篓子里。

抢收完毕,我被淋得像个“落汤鸡”。

“这个你拿回去看,不要整坏了……”瘸腿叔叔特意挑选出两本最厚的连环画,无比慈祥地对我说。激动不已的我接过连环画,掀起衣角,轻轻裹起来,仿佛获得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,一路飞奔回到家。

连环画的封面,赫然写着《鸡毛信》,这是我一直想看而未能如愿的连环画。我一页一页地翻,一个字一个字地读,反反复复,来来回回,不晓得看了好多遍。那晚看得不过瘾,早上起床后,我又翻看了几遍。



尽管连环画上有不少字我未曾见过,有很多词汇都不知其意,但这并不影响我看下去的热情。我喜欢连环画精巧别致,不盈一握;喜欢连环画黑白分明,栩栩如生;喜欢品味画中曲折折的故事,喜欢随着主人翁的喜怒哀乐而乍喜乍忧……

我成了小街上连环画摊的常客。偶尔,我也会奢侈一把,把好不容易攒下来的零用钱,偷偷用来租几本连环画,然后趴在暖烘烘的被窝里,看得如痴如醉。尤其是晚上偷看连环画的情景,带给我的惊喜、惬意、满足和陶醉,至今难以忘怀。

我的作文素来都算写得好的,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阅读点评,而我爱看连环画,小伙伴们都知道。所以,班上家庭条件好的同学,也时常会拿出一大摞连环画借给我看。

有一次,我又如获至宝,借到一本连环画,眼看到了约定归还的时间,但由于有事耽误了没看完,我竟忍不住在课堂上偷看起来,而且刚刚在班主任付老师宣布了一条重要纪律之际:“严禁在课堂上看课外书,一经发现,当场撕掉。”

那一次,我无视班规,偷看得相当认真,以至于付老师站在面前,我仍沉迷其中,浑然不知。

“呼”的一声,付老师从我手里抢过连环画,狠狠地瞪了我两眼,并当着全班同

学的面,“哗哗哗”地撕掉了……

课桌下,我的眼泪像崩堤开闸的水,吧嗒吧嗒直往下掉,我知道,我不是因为挨批,而是因为那本被撕坏的可怜的连环画而哭。“那可是借的,撕坏了我要赔啊!”午休时分,付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,语重心长地教育了我一番。随后,她从办公桌上拿出上午撕坏的那本连环画,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明明被撕坏的连环画,竟被装订得完好无损。

“我知道你爱看书,作为班长,你要带头遵守纪律,我给你订好了,拿回去吧,以后不能在课堂上看了……”

瞬间,我的眼泪再次喷涌而出,这次我深知,这眼泪,不再是为那本被撕坏的连环画而流……

时光如梭,记忆如昨!如今,各种儿童读物琳琅满目,应有尽有,它们设计精美,字画清晰,颜色亮丽,但我却再也找不到当年看连环画的亲切质朴,以及刻在骨子里的热爱和感动。

时光真的就像一块巨大的橡皮擦,它擦去了逝去的岁月,然而在我的记忆深处,有些东西是永远擦不掉的。我无法估量小小连环画对我的人生人格有多大的影响,但如果说我蒙受书籍的一点恩泽,使自己的笔耕变成诸多报纸刊物上的铅字,还不得不感谢当年的那些小小连环画。

## 苞谷烧

□曹成权(四川)

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,风雨不动安如山”。果然侃对了,他一头扎进房地产市场,二十多年不回头,建造了半座城,成了名副其实的大老板。

事业做大了,接触的人和事自然就多了,喝酒的时间就更多了,他也开始学着别人喝名酒。可几年下来,一算,几百万元不见了。

他便开始琢磨怎样喝酒的事。当今社会不就讲究个原生态吗?苟老板悟出了点名堂。他回到老家准备了些存放了多年的“苞谷烧”老酒,用陶瓷罐密封,用“碓”泥巴给穿上外衣,还订制了几十个土陶小碗。那罐那碗真就像刚出土的文物一样。

次日晚上,家里来了一大桌客人。菜,突出一个“土”字,土鸡、土鸭、土鳝鱼、土猪肉,土得连白菜叶上都有许多的虫眼眼。正宗原生态土菜,色、香、味俱全,很是丰盛。

苟老板同往常一样,抱出两箱名酒让客人尽兴喝。

桌上,苟老板小声神秘发话,“今天晚上来的都是贵客,有好事当然要大家共同分享,昨天老家二舅逢百岁大寿,送了坛存放了多年的连他自己都舍不得多喝的‘苞谷烧’老酒,大家要不要品尝一下?”听说是百岁老人都舍不得多喝点的老酒,客人们争相品尝。土罐、土酒、土碗、土

菜上桌,等酒开席。苟老板说,“土酒不能多喝,主要是没那么多,得量化平均。”他小心翼翼地用小酒杯量化,一人一杯。倒入土碗中的酒,浅浅的,刚好盖住碗底,酒水微黄,酒花晶莹剔透,似颗颗珍珠落玉盘,瞬间,扑鼻的酒香一下子弥漫开来,还来不及闻一闻嗅一嗅,大伙端起土碗一碰,一饮而尽,还没来得及急品尝到酒的醇香就没有了,顿时只感觉喉咙直冒热气,直冲天门。美哉原浆,天地玄黄,聚长江之灵性,育蜀泰之精酿。大伙遗憾地放下碗,深情地望着苟老板,“还有没得?再来点品一下!”七嘴八舌,有的说比“数字酒”好,有的说比“台子酒”醇,扬言喝个半斤八两没问题。在大家的再三恳求下,硬是把这一大罐“苞谷烧”喝了个底朝天。

“真是好酒啊!真是好酒啊!”相互握手道别,期待着再喝下一顿。

“再来半斤都不成问题!”“再来个七八两也拿得下!”酒后的贵客们谈笑风生,深一脚,浅一脚,飘飘地消失在夜色里……

从那以后,每到星期五早上就开始约,周末去喝苟总家的“苞谷烧”。从那以后,苟总家的名酒再也没上过桌,他每年给所在城市的大学捐款却达数十万元。

多年以后,苟总家煮饭的师傅酒后透露,其实那个“苞谷烧”当时成本价还不到二十块钱一斤。

阅读副刊精品,请扫描二维码,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。



人间烟火气  
尽在南门口